賢人之分也低徊不忍去者久之歸而爲之記

國朝趙國麟青巖書院宋先生祠堂記

士君子立身大節首以出處進退爲重古聖賢兢兢於難進易退之守非必其君之不我用也卽時方信任而苟義不可留不難潔身以求去一旦得蕭然遠引矣又未嘗置其君於度外而當事關民社之重者每不避患難而力爭於去國之日卽至於疏遠譴呵而不以爲怨其忠君愛國之誠時形於咨嗟嘆息之餘雖沒齒而不忘焉彼豈以一退爲高哉蓋立身之節與愛君之心固並行而不悖者也吾邑宋繹田先生登巍科入翰林持繡斧督學政其遇可謂榮其得君可謂專矣一旦與思泰山疏三上而得請未中途而陳諫遭貶黜以歸里至屬纊而念君先生曾不知逢君之可固寵巧官之可肥家乃視富貴若將浼而惡而逃之歟又曾不知事外可以謝責適志可以忘君乃批逆鱗而不顧雖瀕死其猶未悔歟吾嘗論先生之世而有以知先生之志節不獨超乎世俗之上實躋於聖